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金蒲孤一笑道：「幸而前輩提出得早。我們還來得及趕在他面前，否則真是不堪設想，事不宜遲，我們還是早點動身吧！」

南海漁人想想道：「可是崇明散人也不好對付，好話講不通，動靈的更是自己吃虧！」

金蒲孤笑笑：「我們祇要趕到地頭，其餘的事讓劉素客替我代辦？假如他得了手，我們可以來個漁人得利！」

南海漁人不信道：「劉素客真的會去嗎？」

金蒲孤笑道：「我想他是會去的，假如他不去，我們就權當逛一次東海，來個萬里壯游吧！」

南海漁人輕嘆一口氣道：「老弟的意思是說假如劉素客不去謀修羅刀，我們也不動手了……」

金蒲孤正色道：「是的！崇明散人隱居海外，與世無爭，我們不必去攪亂他的安靜，我相信前輩也不是想從他手中奪取修羅刀吧，以前輩的武功，也無須再仗利器以雄視天下……」

南海漁人遲疑地道：「不得修羅刀，就無法剖開鐵甲神鱗的皮腹制甲……」

金蒲孤仍是莊容地道：

「前輩志在釣鱗，並非想得到鱗制甲，釣鱗所用的百足蚯蚓前輩已在握中……」

南海漁人道：「把它釣起來有什麼用呢，又沒有方法可以致它於死命……」

金蒲孤目綻神光道：「釣者志不在得魚，家師也好此道，可是他老人家釣起來的魚，仍是放回水中，前輩假如沒有這種胸襟，就不必打著南海漁人這個名號了！」

南海漁人被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話說得滿臉通紅，半晌才在懷中掏出一個小匣子丟在地大喊道：「老弟！今天我算是得到了一個真正的教訓，釣者志不在魚，這句話我當引為終生的銘言，匣中是我從百粵搜來的化鐵神膠，我發誓不再用到它……」

金蒲孤朝他作了一揖，莊敬地道：「前輩高潔胸懷，松月心襟，再說謹致無上敬意！」

南海漁人十分慚愧地道：「老弟！別再說了，若非你一番開導，我永遠是個貪心的漁夫而已……我們是怎麼個走法？」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要快自然是乘鋼羽最好，可是這一來

就失去了行萬里路增長見識的機會了，因此我主張從此地陸行至揚子江畔，再買舟東下……」

南海漁人道：「好是好！不過這樣豈非要落在劉素客的後面了嗎？」

金蒲孤笑道：「劉素客縱然要去，也不會急在這兩天，他火焚萬象谷後，一定要找一個落腳的地方，那可不是兩三天可以解決的，所以我們絕不會比他慢！」

南海漁人點點頭道：「好吧！反正我總是聽你的？」

金蒲孤遂抬手把鋼羽叫了過來，對它作了一番交代，然後與南海漁人作伴離去，等他們走後，鋼羽過來啄起南海漁人留下內貯化鐵神膠的小匣子，振翼穿雲而去！

越過浙東山地，來到蘇皖交界的當塗縣境，先瀏覽了一下探石肌的江山勝況，兩個人才買了一艘帆船，順江而下，順水加上順風，舟行頗速，走了兩日夜，他們已經泊抵東吳的姑蘇。

金蒲孤忽然提議在此停留一夜，意欲欣賞一下古人詩中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情，南海漁人雖不表反對，卻另外對他建議道：「金老弟，姑蘇勝境很多，姑蘇台，虎邱山，吳王墓等，什麼地方不好玩，何必巴巴地守在船中聽寒山寺的鐘聲呢？」

金蒲孤笑笑：「我倒是頗有意思玩上一天，但不知道人家有沒有那個興趣！」

南海漁人微愕道：「人家？人家是誰？」

金蒲孤笑指遠處一艘巨舫道：「那條船上的人！」

(九十)

當她站在左右對開的房門前時，金田一耕助忍不住回頭對後面跟上來的大道寺欣造說：「大道寺先生，你知道這個房間嗎？」

「當然知道啦！」

大道寺欣造輕咳一聲，然後清清嗓子說：「唉！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這裡竟然會藏著這麼一個可怕的秘密。當初我一直以為琴繪祇是想要完整地保留對智子親生父親的回憶罷了。」

「對了，神尾老師，琴繪女士為什麼一直保留著命案現場？」

「這是因為自從發生那件慘案以來，琴繪小姐便不斷地責怪自己。她故意保留這個房間來提醒自己所犯的錯，所以琴繪小姐死後，大家也祇好依照她的遺言，保留了這個房間原來的樣子。我想琴繪小姐即使在死後，也一直不斷地苛責自己吧！」

「琴繪女士是什麼時候鎖上這個房間的？」

「在命案發生後，我便立刻將門上鎖了。」

「那麼，琴繪女士經常進出這個房間嗎？」

「不，她通常祇是站在門外哭泣。」

金田一耕助搖搖腦袋，一句話也沒說，眼中卻閃閃發光。

這時智子已經拿來埋在山茶樹根下的鑰匙。

「讓各位久等了，因為我把鑰匙埋得深了一點。」

金田一耕助仔細一瞧，祇見鑰匙上果然沾著泥土。智子用手絹將鑰匙擦乾淨之後，便交給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先生。」

她的語氣中充滿了拜託之意。

「希望你調查這間房子之後，能減輕我母親的罪孽。」

金田一耕助把雙手放在智子的肩上。

「智子小姐，這件事我沒有辦法給你保證。不過，如果我可以到這間屋子裡找到某樣東西的話，那麼殺你父親的人就有可能不是你母親。祇是這必須靠運氣，畢竟那已經是許多年前的往事，想要找出有力的證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關係，即使祇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也好。不過，要是您沒有找到想找的東西的話……」

「那就祇好請你想開一點了。」

金田一耕助打開門上的鎖，推開左右對開的門。一行人不由地屏住氣息從金田一耕助的身後往屋裡瞧。

這間房子裡有些昏暗，在六月高溫的烘烤下，迎面撲來一股刺鼻的霉味。

金田一耕助伸手打開室內的照明燈，然後回頭看著站在身後的智子。

「智子小姐，這個房間跟你當初看到的樣子比起來，有沒有什麼不同？」智子不安地環視一遍室內的狀況。

緊閉的窗子、靠牆的床舖和長椅、放在長椅子上裝毛線的籃子、房間中央有一張中國特色的桌子、桌上那把斷柄的月琴……

(一三六)

女

人

峰

● 橫溝正史

招魂

倪匡

我大聲問：「誰？」

齊白道：「他……那個……鬼。」

我更大聲道：「任何鬼，都曾經是人，任何人，都有名字，就稱他的名字好了，那個鬼的名字是什麼？」

齊白張大了口望著我，樣子像是白癡。他的這種反應，當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他的這種神情，竟然維持了一分鐘之久，這真正在考驗我的忍耐程度——近年來，我函養好了不知多少，要是換了以前，早就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橫拖倒拽出去了。

過了一分鐘，他才搖了搖頭：「不能說，我答應了他不說的。」

我怒極反笑：「他是一隻鬼，照你說則是一隻老鬼，死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多少年？」

齊白喃喃道：「五百多年了。」

我一聲斷喝：「一個人死了五百多年，又變成了鬼，還有什麼可保守秘密的？他為什麼不讓你說出他的名字來，他還有什麼可怕的？你說這種鬼話來搪塞我，是想和那老鬼去永遠作伴？」

齊白臉漲得血紅，可知他的心中也十分憤怒，不到半小時之前，他連站也站不穩，此時居然霍然起立，氣咻咻道：「衛斯理，你這人，你這人——就是不講理，什麼都自以為是，我為什麼要騙你，是他不讓我說，我指天發誓，是他不讓我說，而當時，他要我保守秘密，我也曾發誓答應他。」他那樣聲嘶力竭，一副此情唯天可表的樣子，自然不會動我，我「嘿」冷笑：「像你這種人，發誓的時候臉不應該對天，應該對地。所有的古墓全在地下，你整天向地下掘，小心有一天，掘到了地獄去。」

齊白用可怕的神情盯著我，我則冷冷地望著他。過了好一會，才看出他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你不想聽我和那鬼在一起的經過了？」

我立即回答：「想，非但想，而且想得很。」

他忙道：「那就——」

我大聲喝，打斷了他的話頭：「我要聽一個完整的故事，有確切的人名、地點、發生故事的一切詳細背景，而不要聽你在某時某地某古墓之中遇見了某個鬼。」

我一口氣說下來，齊白臉上紅了青，青了紅，好半晌講不出話來。

我又道：「看你剛才來的情形，你極需我的幫助，你要人幫助，就必須把一切都告訴別人，而不作保留。」

齊白歎了一聲，坐下來，雙手托住了頭，一會，才道：「你錯了，我的情形不好則由於遇到的事太詭異，我說過了，我不是害怕，我也不需要你什麼幫助，事實上幫不了什麼。」

我給他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那你來找我幹什麼？」

齊白一字一頓：「想來和人分享……奇異遭遇，或許，如果那願意，你也可以有機會……和他見面。」

(十四)



「哈……哈……」隨經綸大笑了起來，公佈真相：「真是一對鸞鵲情深的夫妻，讓在下開了眼界。這祇是在下試驗兩位的情感，還請多多包涵啊！非凡，我已事先給你服下解藥了，所以你體內毒早就解了，祇是會難過一下子而已。而嫂夫人也吃下了天香丸，現在身子好得很，沒問題的，開個小小玩笑，別介意啊。」計謀成功，他得意地笑彎了眉。

「隨經綸！」霍非凡氣得眼紅臉大，事不關己則矣，關己則亂，若在平時，隨經綸絕對騙不了他，祇是凌觀兒太重要了，才會讓他亂了方寸被整。這個可惡的傢伙！

看到霍非凡動怒了，隨經綸乾笑幾聲忙站起。他明白霍非凡的內力高深，一會他就沒事了，自己要去趕快離開，否則等會有事的會是他。

「非凡，下月十五在步如飛的賊窩聚會，別忘了哦。在下尚有要事，先走一步了，告辭！」向霍非凡夫婦拱拱手，隨經綸腳底抹油，趕快溜之大吉。

「我不會放過你！」

隨經綸到了門外還可以聽到霍非凡的吼聲，他掛著笑容加快腳步離開。

「夫君！」凌觀兒又著抱著霍非凡大哭，不過這次是喜極而泣。

霍非凡抱緊凌觀兒，著撫著她的背脊安慰。

「沒事了，一切都沒事了，別哭，別哭……」他腹中的絞痛也在逐漸逐漸逐漸減輕中。

凌觀兒受驚不輕，哭了許久才慢慢停下。和丈夫四目相望，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霍非凡輕撫著布巾的頸項，眼裡滿是心疼憐惜。

「觀兒，你怎麼這麼傻？以後絕對不可以再拿性命亂來，我不能再受一次這樣的打擊了，知道嗎？」凌觀兒點點頭，假

緊丈夫低聲道歉。

「觀兒明白，讓夫君擔心了，對不起！」

「別說對不起，否則我的心會更痛。我愛你，觀兒，老天憐見，我可以親口對你說出我愛你，寶貝！」差點陰陽相隔的痛苦經驗讓霍非凡不再隱藏真心，失而復得也讓他更加的深愛凌觀兒。感謝老天，苦難終是過了！

「夫君！」凌觀兒的眼睛又盈滿淚水，心情激動又甜蜜。她主動吻上了丈夫，用她全部的熱情，藉著最親密的接觸來表現她的愛。

霍非凡的反應當然不會太客氣，這對陷入狂野擁吻的夫妻根本忘了還有個人站在一旁。

陳大夫蹣跚地輕輕離開房間。他為莊主高興、為九夫人歡喜，更為自己剛看了場好戲而偷笑。但他知道這件事絕不可以說出去，若讓莊主想起他在旁看到了一切，他的日子就難過了。

不過，他首先還是要將好消息快快公佈，讓大家都分享這份快樂。

房中濃情纏綿，難捨難分，窗外本是陰雨不斷的天氣也放晴了。

一切都雨過天晴了，真好！

尾聲

「想什麼？」

如今，每回的激情過後，霍非凡不再倒頭就睡，他總會再和愛妻纏綿親愛一番，這成了他最喜歡的事情之一。

(八十一)

非凡莊主

聽月樓

作者：佚名

裴公子道：「宣仁兄不信小弟之言，你再去細訪，不必在此發癡了。小弟就此告別。」說罷，把手一拱，就敲樓下後門進去。少頃，後門緊閉。宣公子見裴公子果從他樓下後門入內，果然此樓是他家的。但他令妹怎與寶珠生得一般無二？事有可疑。且前日夢中說「寶珠不死，汝休輕生」，莫非寶珠猶在世間？好令人難解。一面想著，一面轉身而回。

到了自己府中，見過父母，仍歸書房坐下，癡癡冥想：「裴兄上次約我出去閒遊到他府中，受裴年伯一番挫折，今日又苦苦約我出去逛逛。到他後花園門口，說了许多鬼話，他就撇我一人在外，獨自回家。此人毫無一點別情，以後這等人不必與他相交了。」

想罷，歎息一回，忽聞聲：「且住！會聞得裴年伯祇有兩女，一字趙通政，一字江都督，俱已受聘。哪裡又有個女兒？且方才雪洞中所見之佳人，分明是寶珠模樣！裴兄怎說是他令妹？天下同模同樣的原有，怎麼這等像呢？」宣公子想到此處，忽又拍掌大笑，歡喜起來，道：「莫非寶珠落水之時，是裴年伯救了回來，也未可知。謠說是他女兒，與我做媒，怕的柯老知道，又起風波。這是裴年伯一團美意。哎，不好了！若當真有此事，豈不被我一陣粗莽性氣送吊了我的好姻緣，令人可恨！」

說著，祇是跌足叫屈。又轉一念道：「寶珠生死並無確信，何必徒費神思！哎，若是寶珠真死，蒼天呀！我宣登整何福薄至此，連一個有才有貌的佳人也消受不起？生我宣登整在世上有何用處！」想到這裡，又是淚珠雙垂，好不傷心。哭了一回，暗想：「裴家父子說話吞吐，其中事（足亦）可疑。罷罷。我聞得裴府花園中有座聽月樓，乃仙筆題的，並有仙詩四句。我久已要去一看，因病糾纏，是以耽誤，未曾去得。今可惜此探訪名樓並美人消息。」

但解鈴還是繫鈴人，仍要去裴家引進方妥。」想定主意，且歇息一夜，明早且去到裴府走遭。說罷，已是掌燈時候。用過晚膳，也無心去看書，便解衣上床，安寢一夜。心下亂想，不會合眼。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湯，即到後堂，請了父母平安，詭言出去會文，帶了書僮，出了府門，一直向裴府而來。

不消片刻，已到裴府。宣公子問門公道：「你家公子可在書房？」門公道：「公子不在書房，在花園內看秋色去了。」

(三十九)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婚姻 健康 }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